

詩經毛傳補義

九十

5612
465
8



陽仁2
465
8

毛詩補義卷九

漢

趙人

毛公

傳

日本

西播

岡白駒補義

大雅

說見乎
小雅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三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在上在民上也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乃新在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

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

言文王升接天下接入也

○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陳錫

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世者世祿也。千。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翼翼思皇。敬。

也。支子。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者世祿也。千。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翼翼思皇。敬。

天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威儀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

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穆穆美也。緝熙。商之孫子。其麗不。

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麗數也。盛德。不可為眾也。侯服于周。天命靡。

常。則見天命。無常也。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鳴。

大也。黼。白。與黑也。鳴。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日。冕。王之蓋。

臣無念爾祖。蓋進也。無。念。念也。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律。述。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

配上帝。上帝。已。也。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也。駿。大。命。之。不。易。無。

過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過。止。義。善。也。虞。度。也。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載。事。刑。法。孚。信。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案此周公追述文王受命作周。因以戒成王也。文王未嘗稱王。曰文王者。追稱之也。見于天。謂其德上徹于天也。命。天命也。有周。以文。單言有以助之。猶左傳謂濟為有濟也。帝。上帝也。不是乎。猶云不宜乎也。言文王在民上。於乎其德見于天。周自大王以來居此地。雖是舊邦。受天命。乃新在文王。蓋言王基起於此也。有周之德。豈不光明乎。天之命之。豈不宜乎。文王升接天下。接人言奉天道。以行政教也。在帝左右。言莫行而不法天也。序

二云受命作周者推本之辭也蓋雖武王革命非朝夕之故文王已有三分之二天意所在絲來漸矣故推本言文王受命也夫二南始基之雅訓王頌告廟皆以文王為首為此故也其言作周者作造也謂造周之王業猶書云肇造區夏也鄭玄云受天命而王天下果然則是時紂尚在上是二天子也烏在其服事殷歐陽修云文王受命毛以為受天命而王天下此誤以鄭言為毛說也余歷考毛傳未嘗言文王王天下其駁鄭則固是矣并非毛可謂寬已章令聞善譽也陳布也言文王暨暨修德不倦令譽日見稱不已乃布陳大利以錫于民故能載周至於奕世維文王孫子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非特孫子之盛也凡周之士亦世祿顯德與周匹休焉夫天潢衍派於無疆多士抒猷以幹國非文王之盛德安能載周如此哉陳錫哉周諸家說各不同案國語芮良父曰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子今左傳宣十五年晉侯賞桓子亦賞士伯羊舌職云文

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又昭十年齊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三子所引其義皆同古義可以見已朱熹云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意謂聖人生知安行無所勉彊也夫聖人亦人耳豈無所勉彊哉且樸樸明言勉我王矣將何以解之猶謀也此承上章而言言周士之世祿豈不顯其德乎其謀事翼翼然恭敬乃皇天使此多士生此王國惟此王國能生此多士皆莫非周家幹事之臣也雖聖人不能獨治國家必得其人而後功業成焉故濟濟多士文王亦賴之以寧矣王褒云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傾耳而聽已聰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引此詩云蓋信乎以寧也四章於歎辭止語辭言穆穆文王於乎其德光明而能敬矣堅固哉天之命之也遂俾其子孫王

天下而臣有商之孫子。商之孫子其數不啻億也。然盛德不可為衆也。上帝既命維歸于周而臣服之。五章侯服于周。疊上起下也。下皆同京訓。大公羊傳云。京者何。大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宗廟之祭以裸為主。故特舉裸以言之。祭服不止於黼舉一章以包其餘矣。王斥成王也。蓋訓進呂祖謙云。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故謂之忠。蓋言維臣服于周者。昔者為殷之臣。今也乃為周之臣矣。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殷侯膚美。敏疾者來助周祭于京師。其助祭自服殷之服。使先代之後仍其典禮。時王不敢變。所以為戒也。蓋以方新之制作。舊物猶存。以改革之宇宙。勝國在目。誰不聳然警惕哉。今王之蓋臣皆無不念爾祖文王之德。蓋言忠蓋幹事之臣皆由文王之德而輔翼王也。欲成王述脩文王之德也。其意留在下章。六章言訓我我者對庶國辭。猶云我王也。師衆也。不易言甚難也。言王之蓋臣無不念爾祖矣。當述脩文王之德。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兼戒庶國也。殷之未失天下時。能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鑒于殷。天之天命。豈其易也哉。卒章

宣布也。問聞通有。又儀象也。言天之命固不易矣。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當布明善聞。又虞度殷之興亡皆自天也。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知。惟象法于文王所為。則萬邦咸信而歸之矣。真德秀云。周至成王再世耳。周公已憂其命之不延。讀毋遏爾躬之一語。至今猶使人凜然震懼。况周公親言之。而成王親聽之乎。亦猶堯告舜曰。天祿永終也。以後世言之。必且謂此不祥之語。而古者君臣更相告戒。不諱危亡。如此。斯其所以不危不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赫赫然。著見於天。天難忱斯。

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忱信也。紂居天位。而不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

之行。擊國任姓之中女也。嬪婦京大也。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大任有身。生此文

王。大任。仲任也。身重也。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

德不回。以受方國。回。違也。○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

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集。就載識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涘。厓也。○文

王嘉止。大邦有子。嘉。美也。大邦有子。俔天之妹。俔。磬也。文定厥

祥。言大妣之有文德也。祥。善也。親迎于渭。言賢聖之配也。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纘。繼也。莘。大妣國也。

長子。長女也。維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篤。厚右助也。變。和也。

行。大任之德焉。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矢。陳興起也。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言無敢懷貳心也。○牧野

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駟。馬也。騶。馬也。白腹曰騶。言上周下殷也。維師

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肆

伐大商。會朝清明。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案鄭玄謂篇名大明者。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難枕言無常也。斯語辭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言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天命難信。有德則眷之。無德則棄之矣。難哉。維王也。夫紂為殷正適。而居天位。以其暴惡。乃棄絕之。使敵令不達於四方也。言四方叛乏也。說一使字。凜然可畏。首章先泛言天命之

故然後及殷亡之由。為美文武張本也。二章此言文王之聖。其所從來者遠。自其父母而已。然也。殷商殷商之諸侯也。將述商亡周興。故以擊繫商與周對言之也。朱熹云。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也。及與也。言擊國任姓之中女。自彼殷商來。嫁于周。為婦于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德。同志意也。鄒忠胤云。漢儒謂禮惟嫁長女。餘皆為媵。自殷以前皆然。然則擊任非邪。三章上言仲任。此言大任者。上本其未嫁。故詳言其國及姓字。此言已嫁。故以常稱言之。身訓重。謂懷孕也。孔穎達云。以身中又有一身。故言重。小心翼翼。恭慎貌。昭明也。上之所行。下仰瞻之。故言明事。上帝奉天道而行之也。懷謂受有于身也。言大任既嫁于周。有身而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明事上帝。遂能懷多福。蓋厥德上不違天。下不違人。故能受四方來附之國也。表記云。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引此詩以證之。此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四章將言天復命武王。亦推本其從來言之。監視也。集訓就成就成也。水北為陽。言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

成于周矣。及文王生。有識知。天為生之配。洽之陽。渭之涘。大妣生於此也。夫生聖不可無聖德之母。故天蚤默定其配如此。五章止語辭大邦。謂莘國子。謂大妣也。論語以其子妻之。是女亦稱子也。倪訓磬。韓詩作磬。磬譬也。倪天之妹。蓋言其德足以配文王也。陸化熙云。文王之德與天為一。譬則天矣。而大妣配以幽閒貞靜之德。譬則天之妹也。梁橋也。造舟為梁。比舟於水。加板於其上。即浮橋也。言文王有嘉美德。而大邦有此子女。是天之所為。非人之所能為也。大邦之子女。譬如天之妹。此有文德卜而定其祥。納幣既定。請期既畢。於是文王親迎于渭之傍。造舟為梁。蓋賢女配聖人。以為宗廟社稷之主。故其敬重如此。豈不顯其光輝乎。亦所以昭示後世。敬昏禮也。王通云。愚讀大明之詩。而知人之求配。不可不慎擇也。蓋雖大聖賢而配非其人。所生之子。必不能全類其父。若不幸而遇妖妬悍陋之女。則其家之敗也。忽諸。后夔以玄女而絕其祀。叔向以夏姬之女而滅其族。是可鑒也。詩稱文武之興。必各本其母。而言有旨哉。六章保保護也。言天既命文王于周于京矣。而纘先

姑之女事者。維莘國之長女。維能行大任之德焉。天厚周室。重生武王。保之助之。命爾伐商。蓋武王以保右。定功伐商。而曰變者。師克在和。不在衆也。有衆而莫爲用。直如林而已。劉辰翁云。古人厚。故稱大商。七章。牧野。商南郊之地。名侯維貳。疑也。言武王伐紂。殷商之兵其會聚如林。衆而莫爲用也。彼無戰意。而維我師有興起之勢。言天下之望周也。按史記。武王觀兵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又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到于邢丘。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是武王之心。嘗疑貳矣。故諸侯皆勸曰。天命臨女。無敢懷貳心也。宋儒論湯武放伐。謂有慙德。甚則以爲武王非聖人也。皆以己心測聖人。可謂妄已。夫聖人之心。非凡人之所得而測也。孔子曰。畏聖人之言。猶可畏。况其所爲乎。卒章。檀。堅韌之木。宜爲兵車者也。彭彭。強盛貌。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會朝。會戰之朝也。期以甲子。昧爽。故傳以會爲甲。牧野。洋洋。言其戰地寬廣也。以明不用權詐焉。兵車鮮明。馬又強盛。尚父。勇畧。

縣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如鷹之飛揚。佐彼武王。而疾伐商。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無復濁亂。終之以尚父。鷹揚亦猶縣之叙四輔。受命者非佐命者不爲功矣。

縣。瓜。賦。民之初生。自土沮漆。興也。縣。縣。不絕貌。瓜。紹也。居也。沮。水。漆。水也。古公。宣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幽公也。古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幽。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

○古公宣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

聿來胥宇

率循也。滄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

○周原膺膺。莖荼如飴。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周原沮漆之間也。膺膺美也。莖菜也。荼苦菜也。契開也。

日止日

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

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慰安爰於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

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

○揀之。陿陿。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

馮。揀藁也。陿陿衆也。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登用力也。削牆。鍛屢之聲。馮馮然。

百堵皆興。磬

鼓弗勝。

皆俱也。磬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磬或鼓。言勸事樂功也。

○迺立臯門。臯門有

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

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

郭門。以致臯門。作

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

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

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

肆故今也。愠。隕墜也。兌成蹊也。

混夷駭矣。維

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質成也。成平。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間田。而退。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

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奔奏。武臣折

禦侮。

繇九章章六句

案大曰瓜小曰瓠。蓋本一種瓜。蔓近本之瓜必小。名之曰瓠。狀似瓠。故又謂之瓠。是紹先歲之瓜者也。故爾雅云。瓠。其紹瓠。傳云。瓜。紹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古公即大王。王季之父。文王之祖父也。其年歲久古。故稱之曰古公。陶。瓦器也。瓠。瓠之屬。復地室也。穴土室也。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為復。言於地上。重復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為穴。皆以瓠之類。瓠之所以隔土氣也。故曰陶復陶穴。王安石云。先歲之瓜。嘗大矣。嗣歲之瓠。則小。其蔓繇繇。不絕。末則復大。周帝嘗之。曹也。中嘗。衰小。後至於大王。文王更大。故以瓜。瓠。況之。周之民。其初生居沮漆之傍。古公。宜父。尚在陶復陶穴之中。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此大王始遷于岐下之時也。國土未大。人眾未多。故且復穴而居之。幽民從之。如歸市。浸假而成邑。周家八百。王業肇基於此。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鄭玄云。本其在幽時也。傳自古公處幽而下。為二章發。皆非毛旨也。三章傳云。周

原。沮漆之間也。是沮漆為在岐下審矣。一章朝早也。早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及與也。晉訓相相視也。言初古公之遷岐也。避狄之難。早走馬。循西水。滌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與其妃大姜。遂來視可居者也。特言及姜女者。蓋未敢期幽民之必從己。但與其私屬去。幽。遷岐云爾。二章廣平曰原。契訓開。漢書注云。言刻開之。灼而卜之也。言古公視其可居者。周之原地。廡廡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於是始與幽人之從己者。謀人謀既從矣。又灼其龜而卜之。嚴粲云。曰者。龜告之兆也。曰止。言止居得其地。曰時。言可以興土功之時。築室於茲。無容再計矣。蔣悌生云。詩中凡言龜卜。下文必見卜吉之義。如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上句言卜。下句言吉。考卜維王。卜也。維龜正之。亦叶吉之義。如不吉之類。亦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未有但言灼龜而卜。不言兆之吉凶者。故知曰止曰時。當為龜兆之繇辭也。四章廼乃同承上之辭。廼慰安慰。新遷之民也。上章曰止。則龜告以宜居於此。此言廼止。則遂止居於此也。左右東西列之也。蓋公宮之左右開地置邑以

居其民也。宣導溝洫也。畝治田疇也。周徧也。言民心既定，乃安之。乃止居於此。乃左右開邑，乃疆理其經界。乃宣溝洫，治田疇。從西方往東之人，徧爰執事，競出力也。凡民之性，安土重遷，離居或有所悔，人競出力，其無悔心可知矣。**五章**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立，立位處也。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爾雅云：繩謂之縮，謂繩束版也。傳：繩作乘，鄭玄云：聲之誤也。當作繩載，上下相承也。立木兩傍以障土，縛束其版，版滿柔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也。翼翼，嚴顯也。言廟之狀，言民居既定，將營宮室，於是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使立室家之位處，以繩正之。其繩既正矣，縮版以載垣墉，既堅矣。宗廟先成，翼翼然嚴顯也。**六章**述遂作宮室也。棟，盛土於器也。孔穎達云：傳言棟，藁者謂棟土於藁也。藁者，盛土之器也。薨薨，衆聲也。削屢，牆成而削治之。打鍛，頻數也。馮馮，頻疾之聲也。五版為堵，周禮：鼓人以鼗鼓，鼓役事，言棟之者，陔陔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而居於版中。其聲薨薨，既投版中，則築之登登，牆既成，則削治之。打鍛頻數，其聲馮馮，百堵同時起，鼗鼓不能止之，使休

息，言民皆勸事樂功也。**七章**宮室既成，乃立郭門，乃立正門，後遂為仇然。天子之臯門為將將，天子之應門矣。乃立國之社，遂為王者之大社，起大事，動大眾，必於此。宜焉。美大王之致王業也。**八章**自此以下為文王之時，殄絕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械皆叢生有刺者。大王雖避狄，遷岐，立冢土，以利攸行，則隱然治威嚴之梗槩。故今文王不絕去其患，惡惡人之心，亦不墜其聲聞。來附日衆，生齒漸繁，柞械拔除為邑，行道兌然成蹊。於是興師伐混夷，混夷奔突，維其困矣。書傳所謂四年伐大夷是也。大夷，即混夷也。**卒章**生猶起也。予曰：以下詩人之辭也。言虞芮質厥成，而後歸附，益衆。文王由此動厥興起之勢，是雖其德所致，亦其臣與有助焉。故叙四輔，如此鄒忠胤云：自遷岐之始，從者已如歸市，浸假而成邑。成聚成都，如孟子所云：士立其朝，農耕其野，賈藏其市，旅出其途，共臻斯路。而虞芮之質成，特赴愬之一事耳。蹶生之勢，豈復猶夫初生之象哉。縣縣者，幾何而後得。以至此要之受命者，非佐命者不為功。周書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闕天，有若散宜生。

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國語又謂其詢于八虞諷于蔡原訪于辛尹重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然則四輔之力居多矣非文王亦不能有是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凡凡棫樸薪之標之也興也凡凡木盛貌棫白桺也樸抱木也標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

賢人眾多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也趣趨也濟濟辟王左右

奉璋曰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也髦俊也○淠彼涇舟烝

徒楫之淠舟行貌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天子○倬彼雲漢

為章于天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遐不作人也○追

琢其章金玉其相追彫也金曰彫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棫樸五章章四句

案標之所以備於用也濟濟解見文王篇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從後尊稱之辭下周王我王皆同言凡凡然棫樸茂盛萬民採之為薪以喻文王養賢衆多國家用之蕃興也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一章祭祀之禮君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沈括云璋圭之半體也合之則成圭臣奉璋助君蓋取合體一心之義攸宜謂人稱其職也言濟濟辟王有事于宗廟則左右之臣奉璋助之奉璋峩峩者皆髦俊之士所宜於其官者也○二章涇水名烝衆也楫訓權釋名云在傍撥水曰權于往邁行也天子六軍文王為西伯奉王命征伐則亦得抽調六軍及者惟恐後之辭言彼涇水之舟淠淠然行水者由衆人以楫撥之也以喻文王之治國衆臣賢者輔助之也王有所征伐則六軍從之如惟恐後也歐陽脩云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四章天文莫大於雲漢故云倬章文章也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

考。作謂化成也。遠不作人。甚言其作也。歐陽脩云。雲漢在上。為天之文章。猶賢才在朝。為國之光采也。文王壽考。遠不作人乎。易稱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之謂也。文王在位五十年。可謂久於其道矣。免置野人。皆為干城。是善作人也。卒章勉勉。勤而不已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凡為網。必先有紀。眾目紀焉。然後設綱。舉綱則日自張。為政立其大者。小者隨之。故以況焉。追琢其章。道脩飾也。蓋與衛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意同。金玉其相。道成德也。玉不琢不成器。雖聖人不學不能成德。故云追琢其章。宋儒謂聖人生知安行。是浮屠法身如來之說耳。雖學而不得之身。非德也。故云金玉其質。而學以成德之要在勤而已。故次之言勉勉。我王夫德成然後可以為政。故又次之言綱紀四方。大氏雅之述德兼訓嗣王。故寓訓意如此。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豈弟君子。于祿豈

弟。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于祿樂易。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

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駢

牡既備。言年豐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言祀所以得福也。瑟彼柞

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

條枚。莫莫施貌。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旱麓六章章四句

案此言周家世受祖業也。故豈弟君子所指不二。此章君子指大王也。言君上有德則休徵至焉。洪範云。雨暘

煥寒風。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度草蕃廡。彼旱山之麓。榛楛濟濟。是由在上。有德陰陽和也。故君子得以求祿樂易也。周語云。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

章 瑟。潔鮮貌。玉瓚。盛鬯酒之器。以圭為柄。黃金為勺。圭以玉為之。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圭瓚。酒從金勺中流出。為金所照色亦黃。故謂之黃流。君子指玉季也。子夏謂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此章是也。言王季以功德受此賜。其祭祖先用瑟。彼玉瓚黃流在其中。是豈弟君子福祿所降也。周之進爵。為西伯。自王季受圭瓚之賜。始所謂福祿攸降者也。朱熹云。寶器不薦于饗味。而黃流不注于瓦缶。則知盛德必享于祿。壽而福澤不降于淫人矣。

章 飛戾天。其影映於水底。魚乃躍于淵。上之所率。下之應也。如鳶飛於天。魚躍于淵。言上下昭明也。君子指文王也。退不作人。解見上篇。易云。鼓之舞之。之謂作。蓋王者作人。非鼓之舞之。如魚之躍于淵。鳥能有化。成之哉。

四

章 清酒。祭祀之酒也。鄭玄云。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牲。故舉二者。備全具也。享獻也。介景皆大也。言君上有德。則年豐畜碩也。清酒既載。駢牡既備。以獻之。宗廟以祭。其先祖以大其福。

五章 燎。爨也。鄭玄云。勞猶言佑助也。此章與首章咏榛楛。意同。言柞械衆多。民之所爨。以為薪也。蓋草木蕃廡。民用豐足。是君上之德之所致。而君上之所以致之。以為神所佑助也。上章言祭祀以介景福。此言得福之事故。歸諸神所勞。此君子謂武王也。上云駢牡既備。則是自武王為天子尚赤之後言也。

卒章 枚。幹。回。違也。鄭玄云。葛也。蟲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業而起。豈弟君子。求福不違。先祖之道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

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大妣。文王之妃也。大妣。十子。眾妾。則宜百子也。

惠

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宗公宗神也。恫痛也。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雖雖在宮。肅肅在廟。雖

和也。肅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肆戎疾不殄。

烈假不瑕。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不聞亦式。不

諫亦入。言性與天合也。○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造為也。古之人無

斁譽髦斯士。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案周姜大王之妃。王季之母也。京室從後追稱之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此言文王所以聖者。世

有賢妃之助也。思念莊敬大任。乃文王之母。常思愛大姜之賢而效之。以稱為王室之婦也。大妣亦能思慕任

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妒忌之賢。而子孫至於衆多也。○章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故云宗神也。時是也。寡少也。適妻惟一。故言寡也。刑于寡妻。以禮法接待其妻也。

至者自此及彼之辭。此章惠于宗公三句。蒙上章大妣而言。言大妣能輔佐君子。以事宗廟。故神無怨恫。鄒忠胤云。禮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祭必夫婦親之。所以

備外內之官也。婦順章而宗公惠。故曰罔怨恫。然大妣之所以賢。則又本于文王之躬化。故曰刑于寡妻。遂由內及外。由近及遠。至于兄弟。弟以迎治于家邦。孔子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堯欲試舜。釐降二女。能處

二女。則能處天下矣。皆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之謂也。○章凡室皆名宮。此宮謂宮中也。言文王平居在宮中。則雖雖然。而有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其歸於下。不顯亦如。以顯臨之。言政昭明也。惟保安其民。而無厭

倦也。上二章言所以聖。此章乃言聖德也。夫在宮而和在廟而敬。其政顯明。安民無倦。聖人之德。無以尚矣。○章此以下。言聖德之化也。肆者通首章言聖德已成。為

今疾害也。瑕遐通遠也。式法也。言文王聖德已成。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其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事未嘗前聞舉必中法。行不待諫諍。自入於善。言性與天合也。卒章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古之人指文王也。周書無逸云。小人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是以昔人稱父母也。此詩作于文王既沒之後。故以為古之人。復何疑哉。敷厥髦俊也。言其成人以有成德。其小子則有業學習。此文王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隨其材以登庸之。故一時人才皆有所成就也。夫聖人之道安民之道也。安民莫先於官得其人。故棧樸早麓思齊。三詩頌文王之德。而皆及於作人為此故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皇大莫定也。維此一

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一國殷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也。

居也。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耆惡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也。

位行大政。顧顧西土也。宅居也。作之屏之。其蕃其翳。修之乎之。其灌其

栲。啓之辟之。其檜其楮。攘之剔之。其檠其柘。木立死曰柘。自斃為斃。權

叢生也。栲栢也。檜河柳也。楮檟也。檠山桑也。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徒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

常路也。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配嬖也。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

栢斯兌。兌易直也。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對配也。從大伯之見王季也。維

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因親也。善兄弟

曰友。慶善。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喪亡奄大也。維此王季。帝度

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心能制義曰度類靜

也。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比于文王其德靡

悔經緯天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

然歆羨誕先登于岸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岸高位也密人不恭敢距

大邦侵阮徂共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

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依其在

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

泉我池京大阜也矢陳也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

方下民之王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

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懷歸也不大

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

爾臨衝以伐崇墉仇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臨

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

附四方以無侮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所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日馘於內

日類於野日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臨衝弗弗崇墉侂

其先祖為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臨衝弗弗崇墉侂

侂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弗弗彊盛也侂侂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滅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案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其政不獲，謂失為政之道也。式用也。岐周在西方，故曰西。此從殷而言也。言天之立君，凡以為民，莫民大矣哉。上天其照臨于下，赫然甚明，監觀四方，惟求民之安定而已。故維此夏殷，其政不獲，則於彼有道之國，爰謀而居民於安定也。殷紂暴亂，上帝惡之，憎其用大位行大政，肆為殘害，乃眷然顧西土，而此維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也。何楷云：朱熹以此章為咏大王。今考大王之世，商道猶未衰，何至與夏末並稱。其指文王之時，明矣。一章作攻，作之也。屏除之也。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也。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蔭翳，故曰翳也。修則政治之謂平，則芟夷之謂皆使其不至于礙行也。栢為栢禮，內則有芝栢，說者謂在地曰芝，在木曰栢。栢蓋木耳也。非木之類。灌栢並言，灌非木名，則栢亦非木名可知矣。啓之辟，之艾除而通路也。載則也。言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地險隘，尤多材木，乃競作屏其菑翳，修平其灌栢，啓辟其壅，擗剔其槩，拓而營理邑居。天從就文王之明德，周家累習常世之德，於此則大。天又為之。

生大妣以為配，其受命既堅固矣。蓋大妣生武王，武王遂有天下。詩人於此點綴厥配，而云受命既固，有旨哉。詩志云：岐周之地險隘，多樹木，歸周者日衆，地無所容，故伐木以立田宅，無暇論其材之美不美，以去留之也。自朱熹因程頤之說，後儒遂謂去惡木以存美材，不知櫟可入藥為器，楛中為杖，亦何嘗不可用，而併啓辟之乎。省視也。其山謂岐山也。兌縣篇云：成蹊，此云易直。其意則同。蓋枝條縱橫，鬱積繁冗，則行路不通，刪剪穿剔，條幹易直，則是成蹊也。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大王之少子也。大伯見王季之生，聖子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去而適吳，是繇。大伯讓于王季，而文王起，故曰自大伯。王季言既作屏，修平之後，天省其山，柞械拔除，松栢兌然，深林險阻之地，道路通而為邑矣。於是天與周國為之生聖子，以作對，是乃從大伯之見。王季也。維此王季，為人親心，而友則友其兄。大伯厚行其善，故大伯讓之。是天則錫之大位，也能受天祿，而不以失至于子孫。而大有天下四方，此不但言文王直主，武王得天下，言以終。上章天立厥配，受命既固之意也。或曰：仲雍不

去則季歷不繼此詩獨言大伯而不及仲雍何也夫大
 伯讓固有仲雍讓本無難易輕重自判然矣朱熹釋載
 錫之光而云與其兄以讓德之光其說與孔子民無得
 而稱者戾矣**四章**左傳樂記韓詩皆作莫謂莫然清
 淨也左傳云德正應和曰莫蓋德正則政教不煩苛是
 清淨也故所施民皆應和也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
 曰類夫施而無私物得其所是無失類也教誨不倦曰
 長教誨長人之道也賞慶刑威曰君作威作福君之職
 也社福施延也言維此王季上帝見其度於心猶然德
 音克明克類克君長于民故使王此大邦則克順克比
 矣雖比于文德之王無有所悔是以受天之福延及于
 子孫也學記云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
 君故先明類長而後君也既克為君乃可以王于大邦
 夫慈和徧服大於猶其德音而不擇衆善而任從之何
 以治大邦哉故順比二德比于經緯天地之王德而靡
 所悔已**五章**帝謂者設為天命文王之辭也其說見于
 下無然無是也援引歆貪也羨愛慕也誕大也密姑姓
 之國左傳所云密須之鼓是也大邦與上章大邦同謂

周也阮共皆周地名王文王也言帝謂文王云無是畔
 道而援取人之國邑無是貪求以羨慕人之土地今命
 女誕先登高位國有密須氏者不恭敢距大邦侵我周
 之阮遂往至于共邑文王赫然斯怒爰整其師旅以止
 往旅地之寇以篤周家之福以遂天下嚮周之心也上
 應天意下順民心是非畔援歆羨矣朱熹以登岸為造
 道之極至是即佛家到彼岸耳我聖人之道豈有此說
 哉**六章**上章言密人侵阮祖共王乃整師止祖旅之寇
 此章前七句皆言按寇之事後五句言篤周祐遂天下
 之心也疆界也大陵曰阿言密人之來侵也依據大阜
 侵自阮界遂涉我高岡周人怒之曰無陳兵於我陵此
 乃我陵阿無飲水於我泉此乃我泉池非女之所得而
 侵也征密既勝於是謀度其鮮山之旁平原之地而徙
 都焉所謂程邑也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乃為萬邦
 之所則作下民之所歸往也朱熹以侵自阮疆為文王
 從阮疆出侵密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是侵者潛掠
 之名也文王之師不應若寇盜然矣**七章**予設為上帝
 之自稱也詢謀也仇訓匹匹方匹耦之國謂與國也即

下文兄弟之國也。鉤梯，墨子所謂公輸班作雲梯以攻宋是也。臨車，楚子使解揚登樓車以告宋人，是也。衝車，從旁衝突者也。崇，國名。于時崇侯虎倡紂為無道罪尤大也。言上帝謂文王曰：予歸女之明德，所謂天命無常，惟歸有德也。其德不大，聲見於色，不以長大有所更使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又命之伐崇。崇曰：當謀爾，匹夫同爾，兄弟具其兵器，以往伐崇。歐陽修云：詩人述伐密伐崇，皆先言帝謂者，古人舉事必稱天於興師討伐，尤託天命。如天討有罪，肅將天威，恭行天罰之類是也。章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也。安安，不輕暴也。類禡，皆師祭也。拂戾也。文王之問罪於崇，其始未必攻城，但臨衝閑閑，動搖而已。然崇城言言固拒不服，於是遂攻之。執訊獲誠，連連徐緩，安安不輕暴，是類是禡，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也。是致是附，為之立其後，所以尊其尊而親其親也。崇侯有罪，止於其身，故不絕其祀。是王者之征伐也。四方聞之，無敢侮周者。崇城雖危，無當於我臨衝，弗弗於是伐之。於是疾馳遂以絕滅之。四方無敢拂戾于周者，竟文王之世，不復伐國也。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

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有成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

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鹿，牝也。○鹿鹿濯濯

白鳥翯翯。濯濯，娛遊也。王在靈沼，於芻魚躍。

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物。○虛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橫者曰柶，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思也。水旋，丘如壁曰辟靡，以節觀者。○於論鼓

鐘於樂辟靡，鼉鼓逢逢，矇瞍奏公。鼉，魚屬。逢逢，和也。有矇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

日暇公
事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案經本織絲之經縱曰經橫曰緯故取為縱橫量度之
義凡定基址必先用繩表其位故曰經始臺觀臺也楚
語伍舉云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
氛祥是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之靈德化行如神之精
明故以名焉然非文王自名之也孟子曰民歡樂之謂
其臺曰靈臺是民稱呼之遂以為名也營表其位也不
自成之猶云不數日而有成也朱熹云不日不終日也
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序云民始附也夫民之歸附耳
久矣而言始附者蓋文王立靈臺而更見民之歸附耳
言文王經始靈臺經營既定庶民競來作之以見民歸
附焉勸其事忘己勞故不日而有成也章勿無亟急
也子來謂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攸所也伏言安其
所而伏不驚動也言文王之為靈臺也非有急成之意
而庶民競來作之如子趣父之事也王在囿中見麇鹿

之安其所處非徒民歸附也序所謂及鳥獸昆蟲也何
楷云案三輔黃圖載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
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明有三處第
其地近耳朱熹謂臺下有囿囿中有沼非也章鹿
娛遊白鳥肥澤沼中魚滿跳躍皆言得其所也鹿之在
囿如在山林魚之在沼如在江湖則德化之及於飛潛
亦可想見故傳謂之靈道行於囿沼也章鄭玄云虞
也柎也所以懸鐘鼓也孔穎達云懸鐘磬者兩端有植
木其上以有橫木謂直立者為虞謂橫牽者為柎柎上加
之大版以為之飾刻之捷業如鋸齒也故訓業為大版
其懸之處又以采色為大牙其狀縱縱然謂之崇牙縱
即崇牙之貌也故以縱為崇牙也賁通作彘於語辭思
鼓鐘謂作樂也雖樂有八音獨舉鐘鼓則該其餘矣故
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辟雍舊說紛紛總無確
據按尚書大傳引樂經云舟張辟雍舊說紛紛總無確
回鳳凰階階則辟雍乃奏樂之所也其制四面有水環
之是水圓而內有地如壁然故曰辟雍雍壅也言壅之
以水也象教化流行朱熹以辟雍為天子之學文王此

詩補義 卷九 下武
時尚西伯也。安得有之。若曰周公制禮之後遂因以為天子之制則或可也。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則孟子蓋言之矣。鄭玄云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以觀其和。此章以下言於辟雍作樂之事也。言虞業縱橫懸維賁鼓大鐘於乃論思作樂於乃奏樂辟雍其音安以樂則其政和可知矣。案竹書紀年云帝辛三十七年周作辟雍四十年周作靈臺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則此篇是文王末年事也。蓋文王久道化成虞芮平而方國畢至天下三分有二矣。於是作靈臺則庶民子來作囿沼則濯鷺於物合樂辟雍則音安以和化久乃洽是王道之終也。卒章鼙鼓以鼙皮冒者也。古者樂師以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言鼙鼓逢逢音安以和矇矇聽之以以奏其事也。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

焉。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武繼也。王武也。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

王之孚下土之式。式法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則其先人也。○媚

茲一人應侯順德。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

茲來許繩其祖武。許進繩戒武迹也。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

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遠夷來佐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案下下世也。猶云後世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在天也。京鎬京也。言後世能繼先人之業者惟有周家最大是

以世世有哲王也。謂大王王季文王稍稍盛也。彼三后既沒而武王能成其功。此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也。一章世德謂先世之德也。作起永長言我也。我于武王鄭玄云。此為武王之言也。下皆同乎信也。嚴粲云。武王所以能配三后于京者。以其於先世之德能起而求之。善繼述也。長我配天命以成王者之信也。蓋文王大統未集。至於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是成王者之孚也。二章孝思。思孝也。倒語也。書云。奉先思孝。是已言。武王成王者之信。天下以為法是。奉先長我思孝。思孝其維則其先人也。鄭玄云。子孫以順祖考為孝。韓詩外傳引此詩云。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所畏矣。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以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四章媚悅也。一人謂武王也。是時武王既定天下。故傳以為天子也。蓋對三后云一人也。順德謂順其先人之心。成其

祖考之德也。服事也。言天下所以悅服武王。以能當此順德也。此武王奉先思孝。明哉其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也。五章來由來也。許訓進。蓋言自大王王季文王稍稍就盛。日進也。言明哉此周家積德由來日進。武王遂終其功。戒慎祖考所履踐之迹。天下樂仰之。欲令其壽考永受天之福也。六章遐遠也。上章言民之所欲。此章言王得之實也。言武王既受天之福。四海悉來賀。又且壽考化及遠夷。豈不遠來佐乎。既得天之祐。而遂民之所欲。是上順天意下應人心也。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烝君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瀆。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通追來孝。烝成溝也。王后

烝哉后君也○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濯大

翰幹也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

辟績業皇大也皇王烝哉○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武王作邑於鎬京皇后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

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

孫謀以燕翼子芑草也仕事燕安翼敬也武王烝哉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案此詩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之也中四章稱王后皇王者特變文以成章甲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故序云繼伐聲令聞也爾雅云通述也駿大也言文王有令聞者乃述大其先

人之業之所致也凡求其安民之道觀其功業之成無非述之者文王誠得人君之道也哉雖云觀厥成大統未集則蓋不無待於武王矣文始之武終之故序槩之云武王能廣文王之聲鄭玄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徙都于豐也文王以伐密之明年伐崇其伐密而遷程皇矣所云度其鮮原是已越三年自程遷豐豐即崇國之地故言作邑于豐而先之以伐崇以為之張本一章方十里曰成成間有減減洫同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上章言作邑于豐此章述作豐邑之制也言文王築豐城因一成之減其作邑居亦大小適與成減相配纔伐崇即作此邑者非以急從己之欲述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詩志云朱熹讀註疏不精改成溝為城溝非也四章公功也鄭玄云垣之立宮室言文王之功伊大矣豐城既成又垣之而居乃為四方所同心而歸皆以文王為楨幹也五章豐水昔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故曰禹之績績功也傳訓業孔穎達云功業大同耳據其力之所成則謂之功言其澤及於後則謂之業辟君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鄭玄

云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二都皆可言豐水矣而此章皇王稱武王則豐水東注指鎬京所見而言也言豐水之所以東注于河者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同歸于周者武王之為君也蓋以武王之功配禹也
六章辟靡解見靈臺篇武王於鎬京立辟靡夫王者功成作樂蓋於此奏樂亦如文王之合樂辟靡也自西自東無思不服言天下皆心服也戴記云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此之謂也
七章考稽也稽疑必契灼龜而卜之宅居也正之出吉兆以正定之也言武王之將營鎬也稽之卜而謀居是鎬京維龜告吉正之乃遷居之遂以成王業也
卒章論遺也孫與子互言之皆謂子孫也翼子謂敬事之子蓋父祖雖遺孫謀子孫不敬則不能行之不能行則不得安故曰燕翼子言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草况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為事乎乃遺子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子也是詩序云繼伐而篇中未嘗一及伐功然而第六章言鎬京辟靡王者功成作樂則是伐商乃遷居鎬也呂祖謙所云
言其意而畧其事者是已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毛詩補義卷九終

毛詩補義卷十

漢趙人毛公傳

日本西播岡白駒補義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生民如何。

克禋克祀以弗無子。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

郊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履帝武敏歆。

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

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誕。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誕。

彌厥月。先生如達。誕大彌終。達生也。姜。不拆不副。無蕃無。

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

禮祀居然生子。赫顯也。不寧寧。誕實之隘巷。牛羊腓字。

之。實置腓辟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誕。

寘之平林。會伐平林。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誕實之寒。

冰。鳥覆翼之。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鳥乃去矣。

后稷呱矣。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實覃實訐。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單長。誣大路大也。藝之荏。

菽。荏菽。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嗒嗒。旆旆。戎菽也。

役。列也。穰穰。苗好美也。幪幪。然盛茂也。嗒嗒。然多實也。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助相。

也。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稊。實發實秀。實。

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邠家室。第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

也。褒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日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

栗然。邠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邠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

邠。命使事天。以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天降嘉。

顯神順天命。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種。秬黑。

黍也。秠。一稗。曰米也。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

是負以歸。肇祀。恒徧肇始也。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

鞞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揄。抒。曰也。或鞞。糠者。或蹂。黍。

也。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軼。載燔載烈。普之日。涖下

之日。涖下來歲之戒。社之日。涖下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

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

奠而後蒸。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軼。以興嗣歲。興來歲

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印盛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

也。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

也。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

也。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

也。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

也。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

也。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

也。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

也。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

也。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

也。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

也。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

也。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

也。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

也。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

也。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

也。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迄

不倫甚矣。時是克能也。不言求有子而言去無子。蓋詩人婉言也。履帝武從帝後也。所謂率九嬪御是也。歆字句何指云。朱熹以歆字屬下句讀。無此文法。載則也。篇內皆同。震訓動。孔穎達云。謂懷妊而身動也。左傳。邑姜方震大叔。后婚方震。皆謂有身為震。載生謂產也。與生民之生不同言。厥初生民者。是維姜嫄也。姜嫄之生民。果如何乎。此問辭。以下七句皆答辭也。姜嫄能禋祀。以求有子。從帝嚳于郊。禋齊敏於將事。故為神所饗。其所大福祿。所止則有身。焉其得福亦早矣。蓋以玄鳥至之月。禋祀郊禘。寒冰之時。乃生子。是得福早也。遂彌月則生。則長為稷官。是維曰后稷。姜嫄之生。后稷是所以生民也。○一章。詠訓大。大其事之辭。蓋歎美之也。先生首生也。故傳云。姜嫄之子。先生者也。達羊子也。羊生子甚易。故以比之。拆副皆裂也。寧康皆安也。康禋祀謂安饗之也。居然猶云安然也。言凡婦人生子。首生最難。又多拆副。蕃害其母。大哉。今此姜嫄終十月之期。首生后稷。其易如達之生。無拆副。蕃害之苦。天以顯其靈異。上帝豈不使之安乎。豈不康於禋祀乎。居然生子如此。○三章。隘

狹也。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呱，泣聲也。言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大哉后稷之為異也。置之隘巷，牛羊避而愛之，牛羊而避人者，於理有之。置之平林，又會人伐木，而所收取人而收取之，又於理有之。復置之寒水上，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於是知果有天異，乃往取之，鳥乃去矣。后稷呱呱然而泣，始收而養之，或疑夫婦配合，有所禱而生子，乃人道之常，前何以祈之，而後何以棄之，必欲多方致之，死地耶？曾見棄之，絲也，於是見帝武為上帝迹，訓敏為攝以踐，巨人迹無人道而生，為見棄之，繇然嘗觀傳記所載，齊無野之棄也。野狸，嫗之楚，若放之棄也。於兔乳之，昆莫之棄也。野鳥銜肉飼之，古既多有此事而未聞之，數子之母皆必踐，巨迹無人道而生之也。詩雖未詳其事乎，而言以赫厥靈，故傳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夫一呱呱之子，易易耳，而必于隘巷于平林于寒水，凡不近情者，所謂異之於天下也。大哉古之可疑，且怪者，不啻茲也。若以理立說，則其究必廢古書而後已矣。夫牛羊，腓字大鳥，覆翼豈理之當信，何惟此見棄之繇而

孔子錄之不刪，則古必有此事而不可疑者矣。奚必別求其說哉？**四章**就口食言其稍長，免乳以自能食也。戎菽，大豆也。言后稷生其體實長且大，厥聲亦則大矣。道異乎常兒也。大哉始匍匐時，岐然意有所知，疑然有所識，別及乎就口食，則有種殖之志，道其天性也。菽之戎菽，戎菽，旆旆然長，菽之禾禾為列，穰穰然美好，麻麥瓜瓞莫不盛茂多實，道皆異於常人，所種也。史記云：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即此章是也。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是也。**五章**此言為稷官時事也。相之謂盡人力之助也。國語云：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然則穡事非助於稷而曲盡其道者，則於稷乎助。呂氏春秋云：后稷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剛，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蟻，今茲美禾來茲美麥

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尺，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然則后稷相穡，信自有道也。芾，訓治。王安石云：草盛曰芾，治草亦曰芾，猶治亂亦曰亂也。黃茂，嘉穀也。謂黍稷也。此穀之美者，故名曰黃茂。傳分字解之，特解所以名黃茂耳。其實以二字為名，方訓極畝，孔穎達云：方者，正方之義，謂極盡壟畝，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為極畝。據地滿言耳。種肥大也。傳訓雍腫，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是已。堅，粒實堅也。栗，穀熟貌。左傳所云嘉栗是也。即就也。有節，如有周之有言大哉。后稷之稼穡有助之之道，除治厥豐草，然後種之。嘉穀極盡壟畝，根本縱橫，謂春生之時也。其苗實肥大，稷稷然生長，謂夏末之時也。既而出穗，盡發於管，生粒皆秀實，堅實好矣。故穗重而垂穎，栗栗然熟成也。天下皆法則之，大有功于民。堯見天因節而生后稷，乃封之，有節節，即后稷之母家也。就其成國之家室，故曰節，有節家室。六章上章傳云：堯國后稷於節，命使事天，以順天命。

此章乃言后稷祭天之事也。嘉種，即下文秬秠糜芑。是已。糜為赤苗，芑為白苗。郭璞云：今之赤梁粟，白梁粟也。恒訓徧，謂徧種之也。任，肩任也。負，背負也。封，節是初為諸侯，故云歸肇祀。言大哉，天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也。於是徧種之，秬秠徧種之，糜芑既成熟，則穫而棲之於畝，任負以收，始歸郊祀天。蓋秬秠糜芑，所以充酒醴，粢盛之用也。秬秠言穫畝，糜芑言任負，互文耳。七章上皆言后稷之事，自此以下，言周家郊祀以后稷配也。故更端曰：我祀如何，或者各有司存也。揄，訓抒，曰抒取出也。歛，揚去糠也。踐，謂往來蹂踐之也。春，揄歛，踐以事之。次言之，先春之抒，曰去其糠，則成繫矣。蹂當居先，今在最後者，蓋倒文協韻耳。謀，謂卜來歲之事。傳所云：陳祭而卜者，是也。惟思也。凡祭敬思其神，如祭宗廟，則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是也。蕭蒿也。詩志云：夫人之來者，必以祖神亦宜然。取，祗以較，一似代祭。一似飲餞，一似除道。一似郊迎，凡以冀其臨耳。鄭玄謂既較自此而往，郊恐非是。言大哉，我周家之郊祀，其祀如何乎？以彼黍稷，或春之，或揄之，或歛，或蹂，黍者，浙之，其聲叟叟，烝

之其氣浮浮以為酒及簠簋之實於是則卜來歲之事則敬思其神取蕭合黍稷臍脂取羝羊以軼其肉則燔則烈以郊祀天此所以興來歲繼往歲也
平宣承上章而言居安胡何宜誠也言方祭也我盛菹醢于豆盛大羹于登其馨香始升達上帝則安而饗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自后稷肇祀以來世世相承兢兢業業庶無罪過子孫蒙其福以至
于今故推以配天焉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

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敦聚貌行道也葉始生泥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戚戚內相親也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陳也言或陳筵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設席重席也緝御御蹶踏之容也或

獻或酢洗爵奠斝斝爵也夏曰醴醴醢以薦或燔或炙嘉

般脾臄或歌或嘏以肉曰醢醢臄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嘏敦弓既堅

四鍤既鈞舍矢既均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鍤矢參亭已均中藝序賓以賢言賓

客次第皆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也國之大夫與為

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

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勤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

有存焉言其皆有敦弓既句既挾四鍤天子之弓合四鍤如樹言皆

序賓以不侮賢才也曾孫維主酒醴維醑酌以大斗

以祈黃耆曾孫成王也醑厚也大黃耆台背以引以翼

合背大老也。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也。祺吉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案敦為聚貌。勾萌之時也。古者路在井間。旁近溝洫。多生蘆葦。故云行葦。此牛羊之所經過也。勿戒止之。辭苞本也。體成形也。泥泥。葉始生。潤澤貌。莫無具。俱也。爾與通。通言敦然。彼道旁之葦。牧牛羊者。勿使踐履之。方布本根。方成形體。維葉泥泥。其可忍折傷之乎。仁及草木如此。况戚戚兄弟。其可疏遠而不昵。近乎。忠厚之意。藹然見于言外矣。夫親戚如路人。則掉臂不顧也。降而如行葦。則又且折傷之。詩人以行葦興兄弟。一何婉耶。章此及下章。言燕樂親族也。上所謂莫遠具爾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肆之筵。所以行燕禮也。授之几。所以優尊也。禮書云。席常設于賓未至之前。几常授于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其授之也。必拜送其受也。必拜答。故於授几。特言有緝御言。或有陳之筵者。或有授之几者。或字以見心實悅。鋪設促遽之意焉。其老者既肆筵。

又重席授以几。有踞踏之容。言致敬也。一音進酒於客。日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醕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以俟旅酬。奠置也。鄭玄云。用殷爵者。尊兄弟也。以肉作醬曰醕。醕醕醕之。多汁者也。燔用肉炙。用肝言。獻酢之時。醕醕以薦之。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為羞所加。殺則脾之與函。酒般既備。又作樂助歡。或和於琴瑟而歌。或徒擊鼓而嘏。四章王肅云。此養老燕射也。於旅酬之後。為之敦彫。古通堅。猶勁也。鏃。鏃矢也。爾雅云。金鏃。翦羽謂之鏃。蓋鐵鏃之矢。名也。鈞。參亭也。考工記。矢人為鏃。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輕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鏃。既鈞舍放也。均謂四矢皆均中也。凡與於射者。如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則次序賓客皆莫非賢者。故曰序賓以賢。五章句與般通。引滿也。射用四矢。指三於帶間。指挾一以扣弦而射。今言既挾四鏃。則已徧放之矣。其貫之狀如植。故云如樹。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夫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六章此以下。言養老乞言也。蓋少壯者舉射以為樂。而老者不過坐觀之。祇覺筵几寥落。於是主人曾孫特酌大。

斗而報黃者。以致其款曲。云爾。朱熹合下章以為一章。皆以為為頌禱之辭。蓋酌大斗而報黃者。頌禱與允言皆在其中矣。卒章命。鮪也。魚名。大老則背有鮪文。介景皆大也。言黃者。背之大。以長事之。以恭敬之。序所謂尊事黃耆也。得壽考。維吉以大。其景福所謂成其福祿也。

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者盡其禮終其事。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

醉以酒。爾般既將。將行也。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

高朗令終。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令終有傲。公尸嘉告。傲始也。公尸。天

子以卿言。諸侯也。○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恒豆之俎。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饗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朋友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壺。廣也。君

子不匱。永錫爾類。匱。竭也。類。善也。○其胤維何。天被爾祿。祿。福也。君子

萬年。景命有僕。僕。附也。○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予也。釐爾女

士。從以孫子。

既醉八章。章四句。

案祭至旅。酬下徧羣臣。至于無算爵。故云醉德恩澤也。君子謂成王也。蓋君子者。有德之稱。言其德可以君人。而子下民。故雖天子亦稱之。爾亦斥王也。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大平。無所復事。故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德澤莫所不至。坊記云。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

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故傳特解既字云：盡其禮，終其事。萬年景福，羣臣祝君之辭也。二章：殷俎實也。孔穎達云：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將以尊卑差次行之。昭明明德也。三章：此承上章而言，夫德雖大乎，不長則莫所濟。既大且長，其至也。令善也。終謂享祀也。俶謂饗燕也。天子之尸稱公尸，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故傳云：言諸侯也。嘉善也。鄭玄云：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言昭明有長高明而善祭祀，蓋善接人者，善事神，故云：令終有俶於。是公尸以嘏辭告王，使受福也。朱熹以令終為洪範考終命，然此詩一章二章方祝君，以萬年不應二章遽祝以考終命，其言不倫。四章：鄭玄云：靜嘉潔清而美也。朋友謂羣臣助祭者也。攝撿也。言公尸嘉告者，是何故乎。由籩豆之薦潔清而美，相攝佐者，以威儀而當神意也。夫祭不在物而在誠，誠之不可見者，蓋寓于恭敬威儀之間矣。序云：有士君子之行，正謂此也。五章：孔甚也。陸化熙云：禮有先後節次，如始而求神，終而獻尸，威儀不一而悉如其節，故云：孔時孝子主人之嗣子也。言成王

與助祭者，威儀甚得其宜。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孝子源源不竭，是神永錫爾善也。國語叔向引此詩云：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正足相發。六章：祚福也。言其錫善是云何乎。蓋孝道行乎上而下，成俗堯親九族，黎民變雍，是自室家以廣及於天下也。故云：室家之壺叔向云：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是已。君子既享壽考，永錫福於爾胤嗣。道子孫蕃育也。七章：被如光被四表之被，言其錫祚胤嗣是云何乎。天施被爾之福祿而及之，胤嗣君子既壽考，大命永附屬于周。周書所謂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是也。卒章：鄭玄云：女士，女而有士行者，如十亂之邑姜是也。從隨也。言大命永附于周，是云何乎。天子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為之妃也。既子女以女士又隨之以生賢知之子孫，使之傳世也。朱熹以此詩為父兄答行葦，何楷云：詩中明言公尸嘉告矣，謂之。父兄謝燕之辭，可乎。

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

樂之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鳧水鳥也鷖屬爾酒既清爾

殷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馨香之○鳧鷖在沙公尸來

燕來宜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爾酒既多爾殷既嘉言酒品齊多公

尸燕飲福祿來為厚為孝子也○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渚

也處爾酒既清爾殷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

深公尸來燕來宗宗尊也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

飲福祿來崇崇重也○鳧鷖在壘公尸來止熏熏壘山絕水也熏熏和

也說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無

有後艱言不取多祈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案此篇言祭天地宗廟也既醉序云太平此篇云守成孔穎達謂即守此太平成功也涇水名寧安也爾爾于王燕而言飲者舉飲以該食也言成王能守文武成功天下太平太平則萬物衆多獨舉鳧鷖則物皆可知矣其曰在涇在沙謂公尸燕寧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也酒殷清馨言禮盛也尊尸所以尊神也公尸燕飲而安則為神所悅焉是以福祿來成就爾序云神祇祖考安樂之首章言祭祖一章言祭考此章言祭天天地皆亦有尸鄭玄云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處清以茅泂之而去其糟也陸佃云於祖曰酒清殷馨於考曰酒多殷嘉則以宗廟尚文故也郊丘則貴質而已故曰既清伊脯以天神言福祿自上而下故曰來下四章此言祭地社稷山川皆是也鄭玄云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于宗社宗也以地祇言福祿

自卑而來積而高大故曰來崇崇訓重蓋物重則高大矣卒章又總上四章不復言福祿者不敢多祈但無有後艱難而已所謂能持盈守成也

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入受祿于天假嘉也宜民宜入宜安民宜官

也保右命之自天申之申重也于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

皇皇宜君宜王宜君王天下也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

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受福無疆四

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

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暨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案假訓嘉嘉美也假樂者作詩者美而樂之也唯其美之故樂之君子斥成王也右佑也此嘉樂成王有顯顯令德也成王雖德美眾安民以尚焉上受天命下來假樂其由乃在茲矣而安民之要在官得其人故曰宜民宜入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此之謂也言成王能安民能官人故受天之福祿天保右之而命之反覆眷顧之而不厭蓋言深得天命也于求也十萬曰億百福千億皆極言其眾多也戴記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皆謂其威儀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也忘忽畧之謂率循由用也舊章謂周公之禮法禮樂政刑皆是也言成王于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穆穆皇皇宜為君為土于天下也不過差不忽忘循用舊典之文章大凡守成之主不必貴其英異聰明惟宜之一言足矣故於宜君宜王而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三章德音有德之聲音也言語教令聲名皆謂之德音此蓋謂教令也羣

匹羣臣也。蓋羣臣之才品高下，其等第不同，各從其匹。耦而衡量之，大以為大小，小以為小。故曰：羣匹言成王威儀抑抑，放令有常，故其臨下無有怨惡於民。率用羣臣而共治之，受福無疆，以為天下四方之綱。言統領天下也。卒章綱紀解詳，核樸之篇，傳以朋友為羣。臣古者君臣之際，有朋友之義。泰誓云：友邦冢君。酒誥云：太史友內史友，可以見已。百辟諸侯也。鄭玄云：卿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解與懈通，不解於位者，各守其位，以盡其職也。言成王綱紀既正，無為在上，與羣臣燕飲而樂之。百辟卿士皆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黃樵云：元氣不存，雖盛且壯，不足為一身之福。綱紀不立，雖疆且富，不足為人君之福。故於受福之下，曰：四方之綱，曰之綱之紀。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篤厚也。公劉居於邠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於豳焉。迺場迺疆，言脩其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弓矢乘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篤公劉于豳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豳相宜徧也。民無長陟，則在嶺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嶺，小山別於大山也。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溥大觀也。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見也。

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是京乃大眾所宜居之也廬寄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篤

公劉于京斯依踳踳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

執豕于牢酌之用匏賓既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

以質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為之君為之大宗也篤公劉既溥既長

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其軍三單

度其隰原徹田為糧也徹治也度其夕陽幽居允荒山西日夕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館舍也正絕流曰亂

止基迺理爰眾爰有來其皇澗溯其過澗皇澗名也過澗名也

止旅乃密芮鞠之即密安也芮水厓也鞠究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案尚書傳云公劉名后稷之曾孫也本封於邠鄭玄以場疆積倉為在邠時之事孔穎達以傳混於鄭說今考傳文云公劉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幽焉則此蓋自西戎而遷幽也此篇以篤字起語贊之之辭祭公謀父稱不窋而曰窋戎狄間不敢怠業纂緒修典守以惇篤篤之一字正有周立國之本也小界曰場大界曰疆皆言田疇也積露積也餼糧乾飯也輯和光顯于盾也戈句矛戟也行道路也言厚乎公劉之於民也嘗在西戎不敢寧居乃脩其疆場民事時和乃有積倉於是遷其民邑於幽焉迺裏餼糧于橐囊而行公劉之所居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威揚以方開道路去之其已行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威揚以方開道路去之幽蓋公劉在於幽復修后稷之業以厚乎民故召公稱之以戒成王也王安石云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此蓋召公之志也

順順乎民情也。宜訓徧言居之徧也。陟升降下也。巘通作巘。巘巘也。山形似之。上大下小而不相連於大山。故云小山別於大山也。君子佩玉所以比德也。孔穎達云。鞭乃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容乃容飾之刀也。言公劉既至乎豳。于是相斯原地以居民。民既眾矣。既繁矣。言眾而又言繁以見歸者愈多焉。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可想見已。既順于民。迺徧皆安。今之居而無復悔恨長歎。思其舊國者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升則在巘山觀其形勢。復下在原地。察其居處。用心反復厚於民。如是其所帶何乎。則維玉及璠。鞞琫容刀也。言既有美德。度數又有武事也。呂祖謙云。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歟。三章此言立都邑也。逝往也。何楷云。百泉非汎指眾泉之謂。乃有所在。廣輿記云。平涼府涇州有泉眼百餘。大旱不竭。即百泉也。杜佑云。百泉在漢為朝那縣。屬安定郡。在唐為百泉縣。屬平涼郡。魏于其地置原州。唐因之。蓋公劉自西戎遷於豳。道由慶陽經平涼而後達于今西安府之邠州。慶陽即古西戎之地。邠州即古豳地也。邠州乃涇流所經而百泉

則入于涇水。自平涼而來者也。故詩人咏及之。舊說但謂公劉自邠遷豳。故百泉遂茫然不知其處耳。溥原謂豳地寬博平正也。山脊曰岡。京大也。即謂溥原也。朱熹為高丘。果為高丘。何必陟南岡以觀之乎。師眾也。京地乃大眾所宜居之。故曰京師。京師之名助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時是也。周禮地官遺人。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居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故訓為寄旅。賓旅也。直言曰言。教令之屬是也。論難曰。語謂議政事也。言公劉之將立都也。往彼百泉。瞻彼大原。可居之處。乃升南山之岡。見于京地。乃得京地。大眾所宜居之野。於是處其所當處者。於是廬其賓旅。都邑已成矣。於是施其教令。於是議其政事。皆無不於斯焉。詩志云。前之相大勢也。止為一原。而陟降上下。以胥之。後之相形勢。作都也。止為一京。而登高繞水。流覽審視之。始得夫京師之野。山川盤鬱。風氣所萃。儼然一都會。可為不拔之基耳。周公營洛。卜河朔黎水。又卜澗水。東瀍水。西又卜瀍水。東從古定都安民。其不苟也如此。四章此言宮室既成而落之也。踳踳濟濟。有威儀貌。俛使也。曹訓羣謂

羣牧之處也。牢，謂養豕之處。晉語：大任渡于豕牢，是也。用匏爲爵也。君之宗之，公劉自爲羣臣之君宗也。何楷云：對異姓之臣稱君，對同姓之臣稱宗。言公劉居于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落之，踰踰濟濟，羣臣畢至於此，是使人設筵，使人置几，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乃造羣牧之處，執豕于牢，以爲飲酒之般，蓋不用大牢，而用豕酌之用匏，皆所謂國新殺禮也。公劉與羣臣食之，飲之爲之君爲之太宗。徐光啓云：大凡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久，階陛森嚴，君臣之分不患不，明特患廉遠堂高，九閣萬里，上德下情不相諳悉，故燕飲之設，主于導和，翔業之君與其臣披榛斬棘，沐雨櫛風，奚翅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義不明，粗率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醉或拔劍擊柱，故燕飲之設，主于辨分。周之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詩獨言君之宗之時各有所重也。五章：溥廣也。三單猶云：三重也。重衣曰襲，故傳訓：三單爲相襲。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允，信也。言公劉邑豳，廣其東西，又長其南北，既考之

日景參之以高岡，以正其四方之位，相其陰陽寒煖所宜，觀其流泉浸潤，所及與其軍衆計度其隰原，治田以爲糧食，於其山西立都，豳國之居於此，允大矣。王伯厚云：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木之有改，君之宗之則宗法之始也。其軍三單，則軍制之始也。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人執蠻子，弔于楚楚，司馬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則宗法自夏商至周末，猶行秦漢而下，無闕矣。不知廢于何時也。卒章：孔穎達云：禮有公館，有私館，館者宮室之名，所以止舍其中也。故訓爲舍，厲砥石也。鍛，所以鍛鐵，砥石也。陸元朗云：本又作砥，止居也。基，猶處也。揚子方言云：基，據也。在下物所依據也。故有處義，遡訓嚮，開門嚮澗也。旅衆也。言公劉於豳，斯作宮室，乃涉渭水，乘舟爲亂，取厲石，取鍛石，以利其器用。於是居處，迺有倫理，人民爰衆矣。器物有足矣，或夾皇澗，或嚮過澗，來止之衆，乃安之。究盡水涯而就之。言來歸衆也。陳傅良云：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饔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饒酒食也豈

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洞酌彼行

潦挹彼注茲可以濯壘濯滌也壘祭器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洞

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漑清豈弟君子民之攸暨

洞酌二章章五句

案行道也潦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傳訓為流潦
彼彼大器也茲此也此小器也饒蒸飯也傳訓饒說文
云饒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饒饒必復以水饒之令
飯氣均流也故為饒豈弟樂易也言遠酌取彼行潦投
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饒酒食夫行
潦水之薄物也而皇天所以饗之者以設祭者豈弟君

子能為民之父母也春秋傳云人不易物惟德絜物此
之謂也**卒章**漑訓清洗之使清潔也既言可以濯壘又
言可以濯漑則非但一壘而已矣詩志云言民之父母
而繼之以攸歸終之以攸暨者何也暨息也謂休息也
諷以民心歸服之後養宇宙以和平之福母紛更多事
以勞擾之也觀卷阿之餘民勞繼作知老成之為慮深
矣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豈

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矢陳○伴奂爾游矣優游爾

休矣伴奂廣大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彌終矣

○爾土宇遐章亦孔之厚矣遐大豈弟君子俾爾

終也爾有文章也

彌爾性百神爾王矣。○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也。弗小豈

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也。嘏大 ○有馮有翼。有孝

有德。以引以翼。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豈弟君子。四方為

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顒顒。温貌。卬卬。盛貌。豈弟君子。

四方為綱。○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鳳凰。靈鳥。仁

雌曰鳳。翾。翾衆多也。 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藹藹。猶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

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梧

柔木也。出東曰朝陽。梧桐不生。萃萃萋萋。雝雝喈喈。梧桐也。鳳凰

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凰樂德。○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

馬。既閑且馳。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不多也。

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案竹書紀年。成王二十三年。游於卷阿。召康公從。蓋因作是詩。以戒成王也。大陵曰阿。矢音即卒章。矢詩也。夫詩可歌。歌必有音矣。豈弟君子。謂賢者也。言王能修德。則惡人被德化。而消。猶。迴風之入曲阿也。小人道消。則君子道長。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道獻詩以陳其志也。古者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而後王斟酌焉。此詩言王用賢。而此章先言來致賢之由也。一章伴與。謂文武之道。周公潤飾之。廣大有文章也。爾斥王也。篇內皆同游。閑暇之意。性猶命也。言賢者既來。王任之以事。則周道伴與。爾得閑暇。而優游自休息矣。孔子曰。無為。

而治者其舜也與任賢之謂也豈弟君子任職輔佐使
 爾終其命以嗣先君之成業而終之矣三章土土地也
 何楷云字以邊垂言章明著也取章二字對言取屬土
 謂混一無外章屬宇謂疆界劃然祭法云有天下者祭
 百神言爾承文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亦孔厚矣言
 此者欲王之能保守也豈弟君子任職輔佐使爾為天
 地山川鬼神之主矣四章受命謂受天命而為天子也
 成王即位已三十三年矣可謂長矣弗訓小蓋福莫大
 於受命長故其他福祿皆以為小康安也純言其備也
 言爾受命已長小福亦安爾矣豈弟君子輔佐之則純
 大之福爾常享之矣五章呂祖謙云是詩雖戒求賢然
 詠歌以道之故其辭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
 益焉有孝有德傳所謂道可馮翼是已謝枋得云求賢
 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有德夫孝於親者必忠於
 君取其孝正求其忠也古者取人無才德之分如臯陶
 九德皆才也舜舉元愷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
 矣則法也夫賢者其道可馮依以為輔翼有孝焉有德
 焉當以長敬之蓋不久則無其功不敬則其言不見聽

故特云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莫不放倣以為法申
 稱賢者之德也六章上既言賢者之益自此章以下皆
 言用賢之事也頤頤王君言叩叩主臣言蓋人君溫而
 有容此賢臣之所以叩叩也主者君所執璋者臣所執
 說詳見棫樸篇令善也言君顯顯于上臣叩叩于下正
 見相喻吁乎一堂之上焉君臣合為一體如圭如璋遠
 者傳善聲譽近者見善威儀豈弟君子為四方之綱紀
 也七章自此以下行上章叩叩而廣言人才之盛也于往
 善媚愛也君子以位言使謂任用之也鳳凰于飛翾翾
 其羽亦集爰止喻萬萬吉士來居王朝也案竹書紀年
 成王十八年鳳凰見是因嘗鳳凰至因以喻焉王使之
 在位皆親愛天子奉職盡力八章傳猶戾也傳于天喻
 吉士升于王朝也吉人即吉士也命命之以官職也媚
 于庶人謂愛天下之民也政以愛民為本民安則王位
 固矣媚于庶人所以媚于天子也九章鄭玄云鳳凰之
 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鳳凰鳴于高岡梧桐生于
 朝陽葦葦萋萋茂盛雖雖喈喈和鳴此太平之休徵也

蓋以鳳凰興遂語君能用賢臣竭其力之實驗也卒章
度眾也閑習也謂習于威儀也王已官賢能錫以車馬
故君子之車既眾且多矣其馬行中節馳中法道君子
之德也於是使獻詩以陳其志矢詩豈不多乎遂以為
工師之歌欲日聽之以自鑒也孔穎達云召公三詩之
次以厚民之事人君之急務故先作公劉非有道德不
能愛民故又作洞酌欲王之修德行道也君雖
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用士也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汔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
者以謹無良慎小懲大也憯曾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柔安也民亦勞止
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速休定也速合也無縱詭隨以謹憯

愾式遏寇虐無俾民憂憯愾大亂也無棄爾勞以為王休休美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息止也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慝惡也敬慎威儀以近有

德求近也○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愒息泄去也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醜眾厲危也戎雖

小子而式弘大戎大也○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賊義日殘也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繾綣

反覆也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民勞五章章十句

案自此以下為變大雅說已詳于小雅之下鄭玄云厲王賦歛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故穆公作是詩以刺之民周之民也亦者不止於此之辭止語辭康安惠愛也縱聽縱也詭戾也詩故云荀墨並稱厲王淙干號公長父榮夷公芮良夫亦謂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知周室之必敗矣詭隨即其人也式用遏絕也惜不與明無所忌憚曾不與人之共見之也即謂寇虐之人也此篇章首皆云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欲王安民而固根本也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民勞者國危之漸也言方今民亦勞矣將危可以小安之日可見惟此時為可它日將不及矣曰小不敢過望之辭京師者諸夏之本當愛此京師之人以安天下無聽縱詭隨之臣以謹無良之徒以遏絕寇虐無畏之人柔遠能邇當以定我王室言我者同姓親也蓋欲柔遠者必先能邇亦惠中國而綏四方之意夫詭隨小惡也無良惡已著虐顯惡也虐而濟之以寇虐乃隱矣寇畏物也寇而至於不畏明寇乃大矣故能于詭隨無縱之于無良謹之則寇虐無繇生矣故傳云以謹無良慎小懲大也

一章民勞則散是時民有離散者欲使之合聚故曰以爲民述書稱辯言亂政利口亂官是欲變亂成法以逞寇虐大亂也惛惛即其人也爾斤王也勞猶功也厲王初時功勞無聞而曰無棄云者誘掖之也孔穎達云小人貪功聞己先有善或將勉力故誘之是也**二章**鄭玄云罔無極中也所行不得中正也慝訓惡蓋虐以濟寇而寇又以藏虐隱惡也故曰慝禮貌苟衰則有德之人去矣故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四章**醜訓眾厲訓危孔穎達云謂眾為危殆之行者也朱熹云正敗正道敗壞也使有德者不見用而惟詭隨之言是從則悖正者勝而守正者敗矣戎訓大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易稱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卒章**國無有殘使邦國之君不為殘害之事也亦綏四方也繾綌謂繾綌於惡反覆固結也正反反於正也王安石云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若正反則無正也夫以是為非以惡為善一切相反則亡無日矣鄭玄云玉者君子比德焉言王乎欲令女如玉然故作

是詩用大諫止女此

穆公至忠之言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

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靡聖管管不實於宣

管管無所依猶之未遠

是用大諫也猶也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

泄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杳杳也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

之莫矣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

我囂囂僚官也囂囂猶警警也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

芻蕘芻蕘薪禾者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躑躑

謔謔然喜樂灌灌猶款款也躑躑驕貌

救藥八十日耄焯焯然熾盛也天之方濟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

載尸濟怒也夸毗體柔人也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

莫惠我師殿屎呻吟也蔑無資財也天之牖民如堦如麓如璋如圭

如取如攜牖道也如堦如麓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攜言必從也攜無曰益

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辟法价人維藩藩大師維

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价善也藩屏也垣牆也王懷德維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敬天之怒無敢

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懷和昊天曰明及爾出

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昊天曰明及爾出

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王往旦明游行衍溢也

板八章章八句

案序云凡伯刺厲王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入為王卿士者也厲王之世衛巫監謗道路以目故亂其辭言在僚友而實刺王也上帝本謂天不敢顯斥以上帝為言亦避監謗也故傳云上帝以稱王者也卒盡也猶訓道謂其所由也靡無也靡聖視之如無也言王之為政反於先王之道天下之民盡病矣出善言諫之則不以為然惟所為不遠慮不知禍之將至也當是之時文武周公之道典章法度粲然具在然而其心靡聖法無所依繫又不實於誠信之言既不依於聖法故圖之無遠慮吾是用大諫之二章此戒語大臣也天與上章上帝義同難艱難也然如是也泄通作洩爾雅云洩洩制法則也蓋靡聖不率典章恣自制法則者先秦時人語謂之沓沓故孟子解之曰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傳仍孟子訓為沓沓

鄭玄云辭辭氣謂政教也言王之方艱難下民爾為人臣者無如是憲憲而勸之王之方蹶動周室爾無如是沓沓而助之惟事必由於先王之道則政教和悅而民心合定矣三章及與即就也囂囂訓為警警傲也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也服事也先民古之賢者也詢謀也言我雖與爾職事異乃與女同官俱為卿士我就女而謀女反聽我言警警然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詢于芻蕘道博謀也坊記曰子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上施則亂也蓋言博取眾民之言則得民情取民情以為政教則民受之如天也詢于芻蕘之謂也四章老夫凡伯自謂也灌灌訓為款款忠誠也耄老而昏也謹戲將行也言王之為酷虐之政女無如是喜樂以助之老夫欲盡其款誠而少者驕而不受豈以我為耄耶非我言耄也爾反用憂為戲耳其及圖之乎圖之猶可救也多行虐至於如火之燎原無術于撲滅矣五章載之言則也尸謂祭時之尸不言不為者也葵揆師眾也言王之方行酷虐之威怒女無體柔順從之屈己卑身如蓬蔕如戚

施其威儀盡迷亂矣。賢人君子則如尸然不復言語。以見監謗之狀焉。民之方愁苦呻吟而則曾莫我民敢揆度。喪亂之政重賦厚斂。民無資財而曾莫我民時榮夷公好專利而厲王悅之。故重斂不已。民不能供其求。則必至于重法。民之殿屎蓋由于此。**六章**壘簾皆樂器也。解見小雅何人斯篇。璋圭解見棫樸篇。取攜只是一意。故下文但承攜字。言辟訓立法。立法即第二章泄。是也。言王導民以德。則如壘唱而簾和。如璋合而為圭。如手取而攜之。攜則必從矣。無曰何益。與導民本甚易矣。民之多邪僻。乃上之過也。無自立法弭之。非刑之能所防也。案周語云。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故云然。**七章**价人即第五章所云善人也。大師大眾也不曰眾民。而曰大師者。以守邦言之。勢如聚兵。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墉。人君非眾罔與守邦。故曰維垣大邦成國。諸侯也。王者以天下為家。五服諸侯在門庭之內。堂奧之外。有屏之象焉。旁生為枝。正出為幹。辟之草木。王者如幹。懷訓和以待諸侯。及宗族言之。德仁德也。謂愛眾民也。荀子云。君人者愛

民而安。好士而榮。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宗子宗族也。宗族維持王室者。有城之象焉。無獨斯畏。與上章攜無曰益。句法同。言夫善人國之藩也。眾民國之垣也。諸侯國之屏也。而王者為之幹矣。能御之以和德。則天下維寧矣。宗族國之城也。宜和親之。無俾城壞。苟不峻其虐。則寡助之至。親戚叛之。是謂城壞。無城則垣屏亦壞。孤獨而所畏者斯至矣。厲王遂亾奔彘。豈不孤獨而畏哉。**卒章**此章天皆謂上天也。與上諸章所云天不同。此亦亂其辭也。渝變也。謂災異也。厲王之世災異史不載。竹書紀年比年書大旱。亦在王出奔彘後十年。按逸周書芮良夫解。有爾乃贖禍。翫哉之文。史雖不載。必有適見于天者矣。及與也。衍訓溢。游溢亦逸豫也。言王當畏天之威怒。無敢逸豫。當敬天之變異。無敢自恣。昊天粵明臨。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為。可不慎乎。及爾出王。猶分中外之累。及爾游衍。則棲遲晏息之所不能逃矣。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二十三句。

主貝文竹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二十三句

補義卷十終
 天學用詞常與...
 而身始...
 亦製...
 天不...
 也...
 幸...
 而...

毛詩補義卷十終

